安全理事会

S/1996/386
29 May 1996
CHINESE

1996年5月28日

吉布提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今天安全理事会关于利比里亚问题的辩论。我虽然登记参加辩论,但很遗憾未能及时返回纽约。

请将我本来要作的发言文稿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罗布莱·奥尔埃耶(签名)

附 件

吉布提常驻联合国代表原定1996年5月28日

就利比里亚局势在安全理事会的发言

首先,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由于你的技巧和经验,安全理事会无疑会得到妥善领导。

我们还要向智利大使胡安·索马维亚深表谢意,他成功而有力地领导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利比里亚目前的危机对于利比里亚贫困的人民、对于其作出重大牺牲的邻国、对于非洲和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无疑有重大影响。国际社会干预利比里亚内战失败后,1990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关于建立一支维持和平部队(西非监测组)的倡议,曾被誉为“区域问题的区域解决方法”。西非监测组这支非洲维持和平部队无论怎样弱小、士气不振甚至受到蔑视,仍然是唯一可行的手段。和平也许难求,但择善固执的责任不容回避。西非经共体迄今抵住了令其全部撤出的所有压力;因为“不能坐视利比里亚解体并破坏区域稳定”而进行干预的初衷于今更为实在。利比里亚临时国家元首维尔顿·桑卡瓦洛重申对西非经共体的信赖,他上星期呼吁: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在此是为了与西非经共体合作,以便在这个国家实现和平。我们已经指示维持和平人员接管蒙罗维亚市,实际上接管整个国家。”

要不是因为我们熟知的派系贪吝,企图建立对蒙罗维亚的政治控制和管辖,作为权力与合法性的象征,该国最近一次陷入混乱、屠杀和破坏的局面也许可以避免。

有一句老话说,“人总是在所有其他方法都尝试过以后才变得理智”。对于利比里亚,我们已经尝试过所有其他方法了,对此还有疑问吗?现在,经过近六年的冲突,签订了大约13个和平协定,成立了3届临时政府并采取了一次值得赞扬的区域维

持和平行动,在此之后,必须要做的事情仍然很清楚,卷入或未卷入冲突的各个派别必须起的作用也很清楚。秘书长关于利比里亚局势和联利观察团的第十七次报告(S/1996/362)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利比里亚的悲剧证明绝非仅是又一次“非洲陷入混乱”的事件。的确,冲突的实质是不信任,甚至是仇恨,是互相残杀和军阀公然争权夺势的产物,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系列和平进程的失败。因为如果没有稳固而持久的停火、可信的解除武装和遣散武装人员,各个派别,甚至子派系,就都保留着决定利比里亚实现和平与安全的条件和进度的权力。

然而,认真研究一下局势似乎可以看出,参与者的范围更广,并非仅仅利比里亚各个派别。重要的区域、国际和语言上的对立势力正在利比里亚相互争夺,超过了当地派别之间的争斗。过去关于西非监测组的这种范围更大的说法,使人对其中立性产生了疑问。这和说法使某些派别很容易便能找到犹豫不定甚至不遵守协定的借口。

其实,西非监测组六年的努力是绝无仅有、值得赞誉的。没有西非监测组,人们很难想象利比里亚今天境况如何,很难想象是否有可能作出任何和平努力。有人说最近蒙罗维亚的动乱显示西非监测组已不再是有效的威慑力量,这种说法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西非监测组自1990年以来一直维护着蒙罗维亚的法律和秩序。维护法律和秩序是一项过高的要求,正是因为如此,联合国部队才总是以缺乏适当授权为借口回避这种基本任务。而这正是西非监测组若干年来在蒙罗维亚一直在做的事情。它与联合国的合作是一个创举,是与这个国际组织协力开展的分区域维持和平行动。但是,西非经共体参加国已经没有资源独立继续进行这一努力。西非监测组心力交瘁,士气低落,经费不足,装备缺乏,人员不足。如果承认西非监测组是在利比里亚“恢复和平进程的关键”,就必须重整其混乱的财务状况,改善其能力,以便不仅使和平协议起死回生,而且得以执行。美利坚合众国因其在利比里亚的历史作用,也许负有特殊责任。

除非有适当的兵力、装备和训练,西非监测组才能成为一支有效力量,进行有意义的解除武装工作,最终可能实现某种程度上的和平与安全,否则,选举和组成政府都是不可能的。战争在利比里亚肆虐的整个时期,国际社会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避免直接参与战争,未能向这项非洲维持和平行动提供一贯而有份量的支持。这突出显示了一种矛盾现象。人道主义援助费用已经超过5亿美元,重建该国的费用更是难以想象。其中本来可以提供一小部分给维持和平人员,如果那样,现在和平也许已经近在咫尺了。人们往往急着处理表面症状而忘了根治疾病。如果西非经共体去年8月在其首脑会议上决定撤出其部队,后果可能是更大的人道主义悲剧,整个国家爆发全面战争,并有可能把该区域都吸进它的漩涡。即便是现在,看看流离失所者、难民、疾病缠身者、无家可归者的人数和境况、猖獗的疾病、饥饿、破坏和死亡,人道主义灾难仍是骇人听闻,对于建国、发展和自立的长期影响难以想象。

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参与,舍此似乎别无选择。国际社会不能对利比里亚的现实佯装不知。这场冲突先于联合国在波斯尼亚、海地和索马里的行动。试图袖手旁观不直接参与,把它交给经费不足的“代理人”去管,希望它自动消失,这些全无作用!利比里亚还在那里,它不会消失!只要情况不变,责任就在这个会议厅里。利比里亚的危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肯定使我们所有的人不得解脱。

- - - - -